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70
1 October 1975

CHINESE

第三十届会议

大会

第二三七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星期三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托恩先生 (卢森堡)

后来由副主席代行职务: 沙提先生 (突尼斯)
(副主席)

——一般辩论〔9〕(续前)

发言人:

威尔斯先生(圭亚那)

乌尔德·穆克纳斯先生(毛里塔尼亚)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哈吉·伊迪·阿明·达达元帅阁下的讲话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二日发出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十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威尔斯先生 (圭亚那)：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地祝贺你当选为本组织第三十届大会的主席。我相信在你的能干的领导下，我们将更进一步实践那些启发我们的讨论的由来已久的原则。我也希望借此机会感谢前任主席，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阁下，在第二十九届会议和第七届特别会议期间对我们的审议工作的指导。

我国政府和圭亚那人民坚决保证促进各地争取自由的斗争，这项保证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比在非洲更密切注意这种斗争的浪潮；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比在非洲尽力提供更多的援助。因此，我们以特别高兴和骄傲的心情欢迎佛得角共和国的代表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以及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出席大会。同时，我也满怀信心地盼望新成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早日加入联合国。

在欢迎这些新国家的同时，我们必须保证我们和联合国系统都给予全力的支持，帮助它们从事重新建设和改造它们的社会的工作。我们曾经走过这条路，很清楚地知道非殖民化的过程只是第一阶段。在获得胜利之后，接着还要强调经济的解放、文化的复兴和心理上的非殖民化。

我们大多数国家都继承过去畸形怪状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都是以单独一种作物或矿物为基础，而且划成零零落落的地区，作为宗主国的属地。实际存在的基本设施只是为了将作物或矿物迅速地运往西欧，或者是使廉价劳工可以勉强维持生活。事实上，我们现在仍然在极力应付这些问题的复杂结果。

因为战后的国际经济制度的各种办法已经丧失了它的合理性和效能，因为我们

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制度就是造成我们贫穷的原因，也是迫使我们处于低微地位的原因，所以一切重大的经济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政治化了。这种情势是不可扭转的。我们既然利用我们的团结为手段，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就必需建立有生存能力的国家，以保证我们各国的人民可以公平分享目前逐渐形成的全球性制度所得的利益。要想具备这种生存能力，就必需设立国家一级的各种机构，来动员各种技能和储蓄；需要掌握本国自然资源的支配权；需要专心致志创立适当的基本设施；需要巩固民族特性；需要保留警惕，预防强大的跨国公司不断进行的敌对行动，预防某些政府的颠覆机构的活动。这些政府时时刻刻不忘保护投资，世代代都在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

在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变革的时候，就有人乘机挑动骚乱和助长不满情绪，因为某些政府的唯一缺点是坚决奉行全国议定的目标，便乘机破坏它们的稳定。至于用来破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国的政治安全 and 经济安定的手段，现在已经是无人不晓了。

应该令人担心的是，联合国系统本身在某些方面也支持一些微妙方式的干涉和渗透。在一方面，本组织为了讨论和解决冲突而提供了一个宝贵和不可替换的论坛；另一方面，它可能而且实际已经被利用来施加压力，以求维持现有的经济关系制度。大家都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始终不肯给予正当的援助，或者强迫接受一些条例，企图硬性规定采用某些发展的办法。如果采纳这些办法，就可担保永远受到少数几个国家的控制。

联合国系统的决策机关不时被利用来阻碍改革，因此，我们在这第三十届会议进行审议和辩论的时候，必须决心使这些机关民主化，并且更关心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愿望。

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需要。有些国家借口寻求本国的安全，采取各种措施以图动摇其他国家的政府。我们必须考虑本组织可以在什么范围内应付这些政

府的活动。此外，我们认为必须采取某些发展战略和方法来满足我们发展中世界的人民的迫切愿望；本组织必须逐渐承认并赞成这些战略和方法是合法的。

就这一点来说，由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所发动和促进的发展中世界的团结应当被视为是一种安排，这种安排不是为了对抗，而是为了增进整个人类社会的财富，使国际社会中的每一个国家都贡献出经验，才能和财富的特殊资源作为全球的共同财产。我们的优先项目之一应当是采取各种措施，例如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经常交换消息和资料、确立和平区之类的区域安全办法并且支持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方案等计划，使这个团结具有更大的意义和深一层的内容。

专门讨论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七届特别会议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在特别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又举行本届会议，有责任对特别会议的结果进行客观的评价，分析它的各项决定并确定它对国际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的意义。我们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那届会议。

圭亚那认为第七届特别大会有助于促进关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对话。在贸易、资源转让、工业化、科学与技术以及粮食和农业等方面所提出的措施，如果得到执行，将有积极的成果，因为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消除国际经济制度中一些比较明显的不平等现象。

由于最后决议的一致通过，特别会议已经被人誉为发达国家对发展方面各项关键问题所持态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些人认为，会议的结果开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折衷和谅解的新纪元。

但是，我们敢不敢相信目前已经确实划定一个新的方向呢？我们敢不敢相信我们开始走上一条新的和面对考验的道路呢？我们准备对这个问题持客观的态度，我们愿意对问题不作过早的判断，然而目前有一种可能性：尽管我们表示保证，尽管我们表明有诚意，还可能达不到我们认真追求的目标。唯有彻底的补救办法才能

生效的地方，我们获得的很可能却是没有什么效力的代用办法。我们决不能忘记，大会的历史中有过许许多多崇高的决议、冠冕堂皇的演讲、漂亮的姿态，但是这些东西往往只不过是空头支票，没有什么人承认，也很少兑现。

我们的政治保证，必须按照我们是否愿意把原则变为行动，来评判价值。在我们开始执行议定的各项措施的时候，但愿没有障碍扰乱我们的进展，然而在每一个角落，似乎都有障碍出现，这些障碍都是最近刚刚帮助达成共同意见的若干国家制造出来的。

此外，我们决不能假定：大家既然已经宣布接受我们第三世界争取的一些原则，辩论就算结束了。大家虽然承认了概念、表明了承诺、宣布有诚意；但是，我们的全部要求还没有得到实现。因此，必须将斗争继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直到发展中国家达到建立正义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当目标为止。

我在大会特别会议上说过：虽然妥协可以作为共同意见的基础，但是如果妥协牺牲了根本的原则，或者妨碍正义公平的解决办法，就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目标。这就是我们发展中世界的立场。这就是我们行动的基本原则。

中东持久和平的前景始终系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问题。因为他们的斗争是全世界解放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地区是许许多多古老文化和宗教的摇篮，今天却成为几个大国利益竞争和冲突的舞台。这些大国一心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野心，或想争取交通或能源的控制权。

在这动荡不安的漩涡之中，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国际社会对这个地区的首要责任是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同时，我们欢迎最近通过谈判而达成的协议。这是第一个不是在武装冲突之后立即达成的协议。这种逐步渐进的方法也许可能导致一个终极的和平。我衷心地希望如此。这种和平的必要基础是巴勒斯坦问题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办

法，而且以色列从武力占领的领土上撤走。

塞浦路斯的局势随着两族会谈的中断而恶化。这是事态不幸的转变；因为塞浦路斯只有通过两族在没有强迫的情况下自己达成协议，才能得到和平。塞浦路斯的历史以及两族与大陆国家间的关系促成这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大会因为认识到这个背景才在第3212(XXIX)号决议中规定一套平衡的原则。圭亚那坚信这些原则可以作为一个大纲，来达到最终的解决。这项决议获得大会一致通过，也为有关各方所接受。

两族间的会谈只是这项安排的一个方面。我国政府感到遗憾的是，决议里的其他规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执行。在难民重新定居方面的进展尤其是非常微小。关于外国军队从这块不幸的土地上撤走的问题，也丝毫没有进展。重要的一点是，各保证国承认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要想持久，不能从上面强加下来，必须让两族自由地缔结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协定。现代历史说明：政治解决办法，如果由军事上占优势的一方强迫对方接受，就不可能长久存在。圭亚那本身仍然反对以侵略为基础并以干涉为手段的政策。

圭亚那极其关心地注视着东帝汶人民的独立斗争。我们一贯奉行的政策是：各国人民都应该有机会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制订他们自己的发展途径。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支持东帝汶的解放运动。我们要求那些有意干涉、妄图改变东帝汶人民选择的途径的国家停止一切侵犯东帝汶人民自决权利的活动。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中，联合国已经承认各国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在这个时期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独立国家。许多年来，这些国家的力量日益增长终于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它们自己独特的地位。在南半球内，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独立国家集团，它们带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参加了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行列。它们越来越意识到区域的一致性，并且几乎一致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剥削。

因此，拉丁美洲存在着与殖民地人民谋求独立和开始真正的经济发展的愿望相违背的不正常情况是荒谬的。我所指的是伯利兹问题，这个国家由于其领土完整受到邻国之一（碰巧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以战争威胁，所以迫不得已保留它所鄙视和唾弃的殖民地地位。对伯利兹的领土提出的要求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这些要求遭到伯利兹全体人民的拒绝，而伯利兹人民的唯一愿望就是他们国家获得完全的独立。

十多年来，伯利兹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因为一个邻国提出捏造的和荒谬的领土要求，而无法实现；他们想同这个邻国建立友谊，但是断然拒绝承认它的霸权。圭亚那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再袖手旁观，坚决不移地毫不含糊地宣布支援伯利兹人民为争取独立和保全领土完整进行斗争。我们必须让伯利兹获得自由。

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的发展激起了拉丁美洲的改革，而这种改革的推动力也促成了一些新机构的成立。这些推动力也促使长期以来反对改革的若干其他机构进行改革。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创立是为了提供一个讲坛以便拉丁美洲的国家能够在这个讲坛上开会并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而且这些会议是在不受超级大国影响和支配的情况下召开。因此，圭亚那完全支持这个体系的宗旨。这个体系可能成为这个地区的一个有效发展工具，并可能帮助推行早该实行的若干改革。

国际的关系日益趋向民主化。已经很清楚，半球上的关系必须以每个国家无条件地参加半球上的各机构的基本权利为基础。各国在这些机构内都有行使主权平等的权利。因此，我们欢迎最近美洲国家组织的结构上所采取的实行改革行动。然而，我们有责任指出，这些改革还不够彻底，不能将美洲国家组织改造成为一个符合这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机构。在结构上和程序上的漏洞里还埋藏着缺陷和不平等的根源。这些漏洞都需要消除。

历史上充满着关于需要裁军的各种深思熟虑的见解。在不同的时代里，凡

是在力量上占优势的国家总是最不愿意裁军。 罗马人常说，缩短你的枪矛便是加长你的边界。 反过来说，凡是自认为技术设备比不上别人的国家总是最大声疾呼要求裁军。 我认为，千方百计想取得自己不敢使用的武器，真是笑话。 不过，掌管悲剧的缪斯和掌管喜剧的缪斯到底是同一个。 局部战争（不管是核战争还是其他形式的战争）的理论并没有消除我们现在在战略上所受的束缚。

本世界组织不能再把裁军的问题交给秘密会议去讨论。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必须决定日期召开一个世界裁军会议，或召开联合国大会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旧国联的失败是因为不能处理裁军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踌躇起来。 大多数的人并没有代表出席那个机构。 无论如何，那一次失败应鼓舞我们作出新的、持续的努力。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每天感到痛心的是，本来可以用来支援发展的资源，却消耗在其他用途上。 在制造威慑性和毁灭性武器的科学上的可怕的、可悲的浪费显示了人类最低劣的意志。 人力、金钱和物资、时间和精力等的耗损，使人类的前途受到极大的限制。

大会在这三十年中，对不结盟运动的态度，已经从轻蔑和鄙视转变到逐渐了解和支 持。 我们现在必须在大会上承认并正式指出它的一些主要成就。

不结盟运动促使大家承认共处的原则，这个原则认为，社会与经济制度的不同或意识形态的不同并不一定表示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国际合作。

不结盟运动始终支持并指导着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一个全世界性的变化过程，即非殖民化和解放的运动。

不结盟运动坚决主张各国有权在没有受到集团压力的情况下奉行独立的政策，因而大大地消除了曾经一度可能造成全世界人类大屠杀的冲突。

我们不应该忘记，本组织当初是战胜者组成的一个俱乐部，负责在不稳定的和平局面下巡视各国的疆界，由于不结盟运动的保证，才发展成为另外一种机构，在行动上日益遵循一种观念，就是和平与安全同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应保持警惕。表面看来，在超级大国之间，协商已代替了对抗，并且拿缓和当作一层薄薄的粉饰。尽管宣传者说得天花乱坠，我们可以肯定他们还是本性不改。陆地上和海上的竞争和对抗不断地威胁着各国的安定。包围、封锁、渗透、颠覆和挖墙脚这一套老方法仍然是日常见惯的事。霸权主义的政策继续存在。寻求附庸国仍然是国家的必要条件。

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不结盟的原则。我们被迫攀着旋转中的地球的边缘而感到头昏眼花的国家，必须继续努力，把“恐怖”这个名词从国际事务的字典里删掉。我们不能让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历史变成两、三个国家垄断的局面。我们不能让人类技术的进步成为一个毁灭人类的陷阱或成为一种剥夺人性的力量。

在南部非洲，种族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意识的政治风气。我国政府仍然坚决斥责种族隔离和白人少数统治。把广大人民赶进班图斯坦实施人口流动管制的计划，挑起部落间的对抗，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得到廉价劳动力，并着重人对人的剥削我国政府对上述事实感到深恶痛绝。一九六九年的卢萨卡宣言和一九七五年的达累斯萨拉姆宣言所概述的战略已经产生了重大的成效。里斯本——索尔兹伯里——比勒陀利亚轴心已经垮台了。敌人被孤立了。种族主义的魁首一个又一个被解决了。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主义迅速地变成历史的陈迹。前途畅通无阻。胜利一定会到来。

叛乱领袖伊恩·史密斯已于一九六五年采取断然的行动，单方面宣布独立，现

在不得不面对非洲的政治实况，十年来他逍遥法网之外，终于在津巴布韦被逼得走投无路。

圭亚那支持南部非洲各种新的行动和新的联系，这些行动的目的是扩大使用武力和威胁，作为替大多数人民伸冤的工具。有些国家远离战场，没有伤亡损失，往往禁不住诱惑，一个比一个更起劲地采取卑鄙可耻的做法，肆意责备别人的动机和判断力。圭亚那对赞比西河流域的四个伟大国家——博茨瓦纳、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判断力是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它们始终努力证明和平得到的胜利和战争得到的胜利是同样著名的。

事后，大家一定会称赞那些在黑暗的日子里进行斗争直至在莫桑比克取得胜利后才实现希望的人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正确的目标。

诞生中的津巴布韦，由于邻国之一是南非，将面临许多历来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将使国内各政治机构穷于应付并使绍纳与恩德贝尔两族人民在文化上的结合力受到重大的考验。我们必须采取各种调解办法，使非洲人国民大会所体现的团结不断加强。我们支持津巴布韦的英勇战士进行斗争。我们毫不怀疑他们将拿起机会之杯，一饮而尽，使津巴布韦的白人少数统治消灭——在最近的将来消灭。

在大国争夺和跨国公司阴谋煽动之下，安哥拉继续进行一场剧烈的权力斗争。圭亚那坚决认为必须让安哥拉人民自己去寻求自己的命运。既然已经获得政治自由，就不能继续让争取这种自由的人民的鲜血来玷污取得的自由。团结是迫切的必要条件。这是其他一切东西的来源。安哥拉的诞生已经历尽痛苦和灾难。我们万分希望这个诞生的国家加入国际大家庭，并且作为信心坚定不移的个体，对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

在纳米比亚，非法的占领继续存在。我们必须强烈遣责排斥西南非人民组织参与该领土前途重新策划工作的企图。西南非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这是不可转变的政治事实。有些人认为南部非洲的任何一类运动都是进步的象征。这种观点我国政府和我国代表团不敢苟同。如果南非政权想表示它当前的战略是“出于善意的”就应当更加注意国际舆论的力量并应证明它更关心联合国和其他组织无数决议中所提出的批评。

最后的胜利已经在望了。但是总会有局部地区的反抗、有小地方的压迫情事，妄图挡住滚滚向前的潮流。我们明显的责任就是维持我们一贯的推动力。我们的明显责任是重申奉行宪章的原则。我们的明显责任是重新宣布永不停止地反对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南非和其他地方的一切残余。

乌尔德·穆克纳斯先生（毛里塔尼亚）：主席先生，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是在国际重要事件纷纷发生的时候召开的。在经济方面，国际制度发生的弊害已经经过一番更仔细的调查，目前正在设法补救。在政治方面，印度支那的战争正趋结束，非殖民化方面也在取得重大进展。无疑地，这些变化是建立和平的道路上一个重要阶段。不过前面还要走一段漫长的路，国际关系上才能够真正伸张正义，目前仍受压迫的人民才能够充分享受尊严、自由和独立的权利。

所以，这个第三十届会议是在一个新的局势中，在世界各国人民处于失望和希望之间而徬徨不定的时候召开，它的工作需要你领导。

你的责任不但艰巨而且复杂，但是我们知道你具有政治家和卓越外交家的才能，你的远见和明智，知道贵国受到应得的尊重，所以很高兴看到大会一致推举你担任本届会议主席。这是对你表示并且通过你向贵国卢森堡表示信任和推崇，因此，我请你接受毛里塔尼亚代表团的最热烈祝贺。

我也想向前任主席，我的朋友和同胞，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阿

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阁下表示最诚挚的敬意。毛里塔尼亚代表团特别高兴向他表示感谢，因为他不仅是非洲的一位杰出的非洲代表，而且是同毛里塔尼亚保持最友好和最有效关系的一个兄弟国家的外交部长。这个人的勇气、人格和才能将在联合国的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他虽然受到反对和批评，却能够认清问题，并且首先指引我们充分认识问题。所以我们应当对他在大会第二十九届常会和第七届特别会议期间的重要工作表示感谢。

我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阁下卓越地执行他崇高和艰巨的任务，也值得我们感谢。我愿意再次向他保证，毛里塔尼亚支持他为了使宪章原则及平等和正义的理想受到尊重而作出勇敢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刚才说过各国人民处于忧虑和希望之间而徬徨不定。如果我们观察国际形势，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发生了若干重大的事情使我们越来越接近和平。超级大国之间正超脱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体制的任何歧见，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网。由于体会到在核均势的情况中不能以武力改变地理上或政治上的疆界，才产生了这种新的合作和了解精神。又因为认识到两个强大的工业和贸易集团从经济合作都可以获得利益，使这种精神受到了鼓励。

在欧洲，长期以来各种和平倡议，想以和平方法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问题，都因为误会和猜疑而告失败。现在，一个满怀信心和相互尊重的新时代序幕已逐渐展开。

在两个越南和柬埔寨人民长期遭受战争和外国干涉的痛苦，现在已逐渐恢复和平。这个和平不是妥协或局部遵守诺言的结果，而是这些国家的人民以巨大代价赢得的和平。我们都知道柬埔寨人民为了恢复他们的独立自愿忍受种种苦难和痛苦的牺牲。他们的胜利也是为了争取自由和尊严仍在进行斗争的所有人民的胜利。因为柬埔寨人民的胜利，我今天才能在大会上欢迎他们的代表；他们已经恢复在大

会的正当合法地位。越南人民的胜利也一样重要。越南人民经过伟大的斗争，才实现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的独立和自由。

美国在残酷地破坏了越南两国之后，应当保证协助它们的重建。美国不但没有这样慷慨的表现，它甚至滥用它的否决权，反对越南两国加入联合国。对于这种毫无理由的态度，我国不得不表示遗憾。

在非殖民化方面，由于各解放运动和联合国的一致行动，已取得巨大的进展。这个行动的具体成果就是许多国家取得国际上的主权。我愿意代表毛里塔尼亚向已经实现独立并且今天和我们同聚一堂的兄弟国家的代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指的是莫桑比克、佛得角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在经济方面，专门讨论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第七届特别会议是对话胜过对抗的一个稀有的集会。这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国际经济问题，首要是基本的发展问题，现时比过去任何的时候都更加严重。特别会议提出的具体措施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因为这是我们组织全体会员国一致认可的措施。我们知道第七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确实有漏洞和缺点，但是它的确表现大家都有诚意开始进行有益的和有建设性的对话。

在本月初，我国已经有机会就第三世界国家面对的发展问题说明了它的基本立场。当时我们特别强调必须稳定原料价格，必须充分转让发展资金和使全世界的工业有更公平的分布。虽然我们的要求没有完全实现，可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正当要求已经受到不断的注意。

毫无疑问，这些突出事件都是全世界的和平力量很大的成功。所以它们也是希望的真正根源。可是我们也要承认，各地的和平都还没有得到保证，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这种消极因素对国际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危险。

第一个因素就是直接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巴勒斯坦问题。许多世纪以来，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就同巴勒斯坦当地的地理紧密地连在一起，他们被赶出家园，他们的财产被剥夺，流离失所，靠国际赈济为生。这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一种不正义行为，也是中东整个问题的根源。因此，显而易见，在这个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必定要包括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他们返回家乡的权利和他们取得独立、国家主权和国际主权的权利。

以色列在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推行它的武力恫吓和殖民政策。它制订一种有计划的移民政策，从有关地区以外其他各地向占领区移民，从这种政策本身就可清清楚楚了解特拉维夫当局对建立中东和平的看法。非常明显，以色列当局的居心就是以剧烈改变和既成事实造成一种不能改变的局面。

我们当然密切地注意到美国国务卿为解除这个“不战不和”一触即发的局势所做的值得赞扬的努力，这一局势继续下去必然威胁到这个地区的和平，从而威胁到国际安全。他获得的成果固然是趋向解决的第一步，可是，拿钱给以色列购买军备一定会危害到中东的任何和平希望。而且，如果不在其他地区——在叙利亚的前线特别是在约旦的前线——进行同样和迫切的努力，这种成果总是有限的，对于这个局势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总的来说，必须了解，只要阿拉伯领土仍被占领，只要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没有恢复，中东的任何和平都是幻想。

另一个消极因素就是南部非洲的不幸局势。的确，南非和津巴布韦人民仍然戴着殖民主义的枷锁，而这种殖民主义是建立在种族隔离和一小撮外国殖民统治多数人民的基础上。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是否认一千三百万非洲人最基本的人权，是对国际社会和本组织的一种侮辱。本组织里不能容许那些不承认它的原则和践踏它的有关决议的国家存在。只要南非政权不真诚地支持人类平等和尊严的原则——即构成本组织的骨架和本质的原则——它在这个讲坛就

没有立足的地方。就伊恩·史密斯的反叛政权来说，联合国会员国都有迫切责任认真执行并加强安全理事会对这个政权实施的制裁。

我愿在这里保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积极拥护和坚决支持南非和津巴布韦人民为尊严、自由和国家独立而进行斗争。

还有使我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安哥拉问题。我们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恢复和平和稳定，以便在团结兄弟情谊和没有分裂的情况下实现独立。安哥拉人民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但是我们深信，如果对他们不加干涉他们一定能够应付这个困难局面，和恢复他们的民族团结。

在我说到殖民地问题的时候，我不能不提到西部撒哈拉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极其重要，因为它牵涉到我们的领土完整和我国人民的团结。在领土访问团的报告和请国际法院提出咨询意见递交大会的时候，我们当然还有机会在第四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的实质。可是现在我要重申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双方决心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寻求这个问题最适当的政治解决办法，就是要极力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权利的一项解决办法。我情愿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去年大会已经采取了我刚才提到的两方面行动，现在还不知道行动的结果。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在这届会议较晚的时候详细说明我国对于这个影响我们民族团结和我们本身生存的问题的意见。

非洲问题固然使我们特别关心，可是我们不能不提到虽然离我们很远但是使我们非常关心的其他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朝鲜问题。偶然的占领造成朝鲜民族的分裂。最初有一条临时分界线，后来却变成确定的边界——这不是出于朝鲜人民的本意而是由于占领军队长久驻留，造成一种不能改变的局势。某些人正企图使这个局势更加固定，而这个局势却是对这个地区的和平的永久威胁，因为它违反这个国家领土完整的神圣原则及其人民的利益。本组织必须制止利用联合国的旗帜使

这一行动表面看来是合法的，以掩饰对南朝鲜的占领。朝鲜人民必须有机会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实现自主和平统一。

这些紧张局势或选择对抗局面的温床并不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仅有问题。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另一个紧要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差距问题。大会第六和第七届特别会议所决定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措施一天没有执行，这个已经惊人的差距就会继续增长。我们希望发达国家给我们提出证据证明它们真有政治决心来执行这些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如果得到重视，就有助于建立真正的国际合作。

联合国是进行这种国际合作的一个适当机构。改革联合国经济制度和建立适合于经济现实的结构，必定使我们的组织更能发挥它的催化作用。本组织是谋求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和了解的一个工具，如果从事上述的改革和建设，就能恢复它在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作用。

当然，这种革新的工作是大家的共同任务，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本身准备对它作出贡献。

主席：我现在宣布停会三十分钟，以便欢迎乌干达共和国总统阁下。

下午四时二十分停会，四时五十分复会。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哈吉·伊迪·阿明·达达元帅阁下的讲话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哈吉·伊迪·阿明·达达元帅阁下由礼宾人员陪同进入大会堂。

主席：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哈吉·伊迪·阿明·达达元帅阁下来到联合国。我请他向大会讲话。

阿明总统（乌干达）（以卢干达语发言，由乌干达常驻代表基尼恩先生译成英语）：大会主席先生，联合国秘书长先生，各代表团团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作为一个非洲人，我要用一种非洲语言发言。作为一个真正的非洲人，我不愿用外国语对你们讲话。由于秘书长的协助，我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哈立德·优尼斯·基尼恩大使将向你们宣读我的讲话。同时，我要向你们转达乌干达人民，非洲统一组织全体成员和第三世界全体人民的亲切问候。

我的讲话之中提到有关非洲统一组织、第三世界和整个世界的一些意见。现在由我的大使现在将向你们宣读这篇讲话。谢谢你们。

（基尼恩先生以英语宣读以下讲话）：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
哈吉·伊迪·阿明·达达阁下在联合国大会
第三十届会议上的讲话

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各位卓越的代表，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作为一个纯粹正当的非洲人，我对任何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语言都不信任，因此我要用一种非洲语言发言，将由联合国秘书处人员翻译给你们听。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第三十周年，因此我非常荣幸能够代表非洲统一组织和所有乌干达人民，把非洲心脏地区所表示的贺意，带给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所有代表。我特别要指出非洲对其他代表团向本大会体现的团结精神表示感激。并且我要感谢全体美国人民自我到纽约之后对我的欢迎并给予我殷勤的招待。

我要借此机会表示非洲感激联合国的各位创始人。特别对于所有高级的国际公务人员为了使不断面临极困难危机的本组织能够发扬光大而作出奉献和努力，极为钦佩。我们也特别记得本组织的第一任秘书长，挪威的特里格夫·赖伊先生和

第一届大会主席，比利时的亨利·斯帕克先生，以及后来一直到上一任为止的各任秘书长，这些人不幸都去世了。他们对本组织的成功所作出的个别贡献是大家都知道和公认的，这种贡献将永远记载在联合国的历史上。

主席先生，我也要先借此机会，祝贺你被一致选出来担任本届会议主席的崇高职位。鉴于你的广博经验，我确信本届会议的工作在你能干和明智的指导下，一定能最有效地展开。我也要向我们卓越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以及他的所有工作人员致敬，感谢他们在履行职责时所表现的干劲和热诚。非洲统一组织所有成员国对秘书长执行有关非洲的任务的方式——尤其是非殖民化问题和南部非洲的少数种族主义政权问题——尤其感到满意。

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是在世界的事态发展得极快的情况下召开的。帝国主义被坚决地击退了，工业化国家的人民对第三世界真正的发展，对第三世界争取经济独立和建设的斗争，也显示了新的关切。非洲统一组织——我很荣幸是该组织的现任主席——希望本届会议进行讨论成功，目的不仅应在于巩固大会各会员国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和建设，也应在于促进世界所有人民的文化和道德的进展。我们非洲人，尤其是乌干达人，全心全意致力，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

大会本届会议的议程很长。但是我并不想对此进行详细的讨论。但是，请允许我首先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的46个成员国谈一谈本世界组织范畴内非洲特别关怀的问题。以后，我再将以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的资格提出一些意见。

整个地球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危机温床仍然存在，因此许多国家多少都曾设法为这些经常发生的问题找到持久的解决方法。在坎帕拉举行的第十二次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在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以及不久以前就在这个大厅里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都有力地表示人类决意要解决使人类未能达到他们所追求的国际大家庭理想和愿望的种种问题。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在这个时候特别提一提经济问题，这些问题长久以来使世界发展受到阻碍。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制定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的纲领，利马会议和第七届特别会议现在又清楚地阐明了这个纲领，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希望发达国家逐渐认识到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任何形式的经济合作必须严格地以互利以及尊重各国的民族主权为基础。最近这几项国际会议已进一步推动积极的潮流，以求实现对各方都是公平的一种实际而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于这个进步的发展，我要特别向美国当局，特别是美国总统和国会的议员致敬，他们赞同改变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态度和政策，随后又指示国务卿在本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这一立场。

除了非洲大陆南端和零零星星的孤立地区之外，全世界争取自决和政治独立的战争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但是争取自力更生的斗争继续存在。在现阶段，这种斗争的目标在争取经济自主，正如有人曾经正确地指出，经济不能独立，政治自由就毫无意义可言。

所有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斗争，以求在经济上自己能全面地当家作主。每个国家都采取最适合本国国情的方法和速度。以乌干达来说，我们曾经采取了革命的捷径，获得了经济独立，现在多少比非洲统一组织其他许多姐妹国要幸运。我们的经验，还有其他种种事项，告诉我们，如果工业化国家真正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那么它们必须保证它们所遣送的专家能真心诚意地工作，而且能够了解第三世界国家控制自己经济的愿望和决心。

这些现代的技术援助工作人员不应和以前到非洲去的人一样怀有殖民时代旧脑筋，认为到非洲来就是到二等人民的地方来工作。现在非洲需要的现代外国人应明白了解他们是雇员，不是雇主，是谋求和平的伙伴，不是政治思想的鼓吹者，也不是海外帝国的建立者。如果有这一类的外国人到非洲来，或者到第三世界的其他部分去，对国际和平与积极发展的事业一定会作出很大的贡献。

本组织所有会员国为谋求经济自主所作的种种努力，目的在确保人类未来的成就稳定有效，同时确保新经济秩序所渴望建立的社会，具有无比发展的潜力。我们希望的世界不仅是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完全绝迹，而且还能免于饥馑、疾病、愚昧并免于因社会或区域发展不平等而产生任何方式的紧张。

虽然第三世界的国家彼此有积极的合作，但是遗憾的是，第三世界与工业化国家间的合作需要增进的地方还是很多。有些工业国家依然抱着旧时代的态度不放，妄想把它们繁荣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剥削上。我们虔诚希望第三十届会议将有助于促进那些准备尊重彼此主权以及愿意并准备在平等基础上合作的国家彼此的经济合作。

现在让我在这个世界机构里谈谈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经过了一届又一届的会议，大会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设法为非殖民化问题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但是，令人感到泄气的是，我们看到一直到本届会议，在这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组织中，仍然有些国家到大会里来对自由、民主和正义的事业，尽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同时却继续干出大会谴责的那些不法勾当。

我很高兴指出，尽管有种种挫折，但是过去一年来，在非殖民化的斗争方面，事态发展猛速。葡萄牙以前三个殖民地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前法属领土科摩罗已经获得独立，并参加了非洲统一组织在坎帕拉举行的第十二届首脑会议。我代表非洲统一组织为它们参加这个世界性的组织而欢呼，我深信，他们争取独立的那种革命热忱将使他们在本组织的讨论工作上作出宝贵的贡献。我也要趁此机会，向新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的人民获得独立表示祝贺之意。非洲欢迎这个来自太平洋的最新国家参加这个世界组织的行列。

此刻，我要向葡萄牙武装部队运动的高瞻远瞩表示敬意。由于它们去年执政之后采取了非常进步的政策，现在葡萄牙正在实现它真正的和国际公认的主权

界限。现在，葡萄牙能够发展它的经济，不必再为达到不合时宜的殖民野心来浪费它的资源，它的经济手段是不能支持这种殖民野心的。以前各葡属领土人民和葡萄牙人民现在能享受到新取得的独立和自由，都是直接由于葡萄牙殖民地非洲人民许多年来的斗争和葡萄牙国内开明力量所得的成果。

我要提到安哥拉令人不愉快的情况，来强调以前各葡属领土的独立问题。归根结底说，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独立以前，葡萄牙仍为安哥拉的管理国。就非洲统一组织而言，它将尽一切力量帮助设法控制该处的情况。

我们需要在此警告干预安哥拉事务的外来势力，因为他们使安哥拉三个主要解放运动，安哥拉民解、安解阵线、安哥拉独立联盟，更难达成和解。联合国在这种可悲的情况中可以起积极的作用，可以帮助防止安哥拉当前的冲突演变成国际化的冲突。联合国必须切切实实地谴责某些国家，谴责它们为了思想上和战略上的理由，向安哥拉输送大量军火，结果使难以解决的局势更为复杂。安哥拉问题主要是非洲人的问题，应该而且必须要有一个非洲人的办法来解决。我要向你保证，上次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任命的安哥拉和解委员会正在竭尽一切可能力量，促使战斗中的安哥拉各方接受和平。我确信委员会会达成它的使命。谈到这一点，我要强调过去许多次已经指出的一点：非洲的问题只能在没有外界干涉的情况下，由非洲人自己解决。大家不应在任何新闻界或其他公开的场合发表言论，说什么非洲问题一触即发，所以需要非非洲人来加以控制。

随着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科摩罗等新国家的独立，产生了两个有关的问题：难民们回到原籍国；以及这些新国家迫切需要技术和财政援助，以便应付全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重建等等问题。

就难民问题而论，非洲统一组织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其他机构、各国政府及各组织在难民归返原籍国以及难民的安顿、和解及复原方面所已经

给予并且继续给予的合作和慷慨援助。不过，佛得角正面临安哥拉的现况所引起的一个特别严重的难民问题，因为许多佛得角公民向来都在当地工作。因此，佛得角需要紧急援助，以便安顿它无法立即重新安置它的无家可归的公民。它已经呼吁非洲统一组织的所有成员国提供援助。但是鉴于问题极其庞大，请允许我以非洲统一组织的名义，向联合国的所有其他成员作同样的呼吁。这种援助可以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安排来提供。

关于技术及财政援助，联合国各成员国无疑都知道，宗主国在殖民领土内通常所容许的教育及保健设施是极其有限的。因此，社会服务的新结构亟需建立；交通有待发展，农业和其他经济骨干的基础也都需要建立。这是每个新国家所面临的极其艰难的任务。我确信联合国将透过它的各专门机构在它的几个最新成员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我也要代表这些新国家热烈呼吁出席这个伟大组织的所有较发达国家，在政治上的考虑不要过多，通过双边安排来应付难局，表现出团结一致和宽宏大度的精神。

讲到其他的殖民领土，我只希望剩下的欧洲殖民国家——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将以新葡萄牙为榜样，着手一个矢志执行的非殖民化的方案。非洲统一组织不接受某些殖民国家所使用的站不住脚的借口，说殖民地人民还没有具备独立的条件，或者说他们宁可处于殖民地地位，而不要独立。没有人会选择做奴隶的。

科摩罗于七月间宣告脱离法国而独立。非洲统一组织信守它尊重民族自决及独立的主权权利的原则，接受科摩罗申请为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

随着科摩罗宣告独立以后所发生的问题以及法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是出席这个庄严的大会的人都知道的，无需作进一步的说明。科摩罗仍然无法申请加入联合国，这不是非洲统一组织的过错。法国政府对于科摩罗的打算仍然暧昧不明。法国有道义上的责任，就这个问题解释它的立场。

尽管法国采取消极的态度，国际大家庭，特别是非洲统一组织，在有关非殖民化法属非洲领土的问题，对法国极其耐心。现在，我们的耐心还没有完全消失，应该是法国作出响应的时刻了。

非洲统一组织欢迎英国政府同塞舌尔的两个民族主义政党，塞舌尔人民联合党和塞舌尔民主党，于三月间在伦敦马耳巴勒大楼进行独立谈判的结果，塞舌尔现已定于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以前独立。我们热烈希望英国政府将尊重塞舌尔人民建立一个团结繁荣的塞舌尔国家的愿望。

不过，我们怀疑英国打算保留通称为英属印度洋领土中应该属于塞舌尔的某些岛屿。我们感到忧虑和关切，是因为这种行动将破坏塞舌尔的领土完整。而且，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已经明白表示反对大国在印度洋争霸，因为我们希望印度洋继续是一个和平区。

我呼吁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采取有意义的措施，以解决南部非洲尚未解决的殖民问题。我深信联合国的成员并不是没有能力终止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我们非洲各国准备使用和平方式来终止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不过，如果和平方式受到阻挠，也就别无他法，只好诉诸武力以实现独立。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负有责任。你们能够协助执行联合国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决议，来帮助我们避免流血。

独立的非洲是不会为“缓和”所欺骗的，而且在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加紧斗争之下，“缓和”是注定会日趋破产的。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已经决心进一步支持南部非洲的民族主义者和人民进行多面的民族解放斗争。请容我在这个时候向所有协助并继续协助非洲解放运动争取自由与独立的国家表示非洲的感谢。我特别要提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慷慨援助目前仍在进行战斗的非洲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枷锁。

我绝不能同种族隔离妥协。这种制度必须连根铲除，彻底埋葬。它蔑视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人权宣言所载的一切公认的人道原则。为了这个理由，自由非洲力主南非无权享有联合国国籍，因为南非的意识形态和所作所为的基础直接违反联合国宪章。

现在我要说到对非洲、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对全世界都极端重要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和平与安全的问题。非洲反对过去有人公开表示过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安全问题应当是由大国来垄断。我们主张，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在世界安全、和平、合作上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更广泛地说，我们非洲人认为所有国家，不论大小，有必要更有效地采取主动，进行合作，使全世界永远摆脱一切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势力。对我们非洲人来说，这是中心问题。

考虑到我们非洲南部正在进行的政治、社会冲突，和我们非洲北端的中东流血摩擦，我们日益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第三世界各国同心协力维持和平，就不可能解决南部非洲、中东、和面对剧烈政治危机的世界其他地区特有的问题。的确，如果已占本大会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充分参与促成和平、保证和平的过程，甚至连任何有意义的、已成为达成稳固的国际和平与和谐的必要因素的国际经济改革也都难以执行。特别关于这一点，我代表我的非洲同事和整个第三世界，吁请美国政府就巴拿马运河使用问题重新考虑它在身为本组织一个独立会员国的巴拿马境内的地位，以及它同该国的关系。一切通过这条水路的国际运输都应当充分尊重巴拿马共和国的主权权利。这是符合本组织接受的原则的。

主席先生，我要在此处提到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继续独占否决权，有些常任理事国曾利用这种特权来维护不利于世界和平的局势。现在，安理会正在作出最重要的决定，甚至直接影响到第三世界的决定的时候，第三世界不能再被忽视了。

目前，大家公认国家不论大小都应相互依存；这正该是本组织，特别是安全理

事会决定重新审查联合国宪章的时候了；当初通过宪章的时候，只有三个非洲会员国已经独立。执行这种想法将是人类的一次大跃进，因为所有国家将会相互尊重平等和主权的原則。

因此我相信，考虑到自从通过了目前的宪章以来世界政治形势已有改变，重新审查宪章，除了别的以外，应能使第三世界享受到目前被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国所垄断的权利。我要具体建议，对非洲和本组织其他未享有否决权的公认的区域集团，各给予一个“集团否决权”。例如，当安全理事会就实质问题作决定时，安理会中一个区域的代表们意见一致的投票，将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投票有同样的效力。

随着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结束，现在东西缓和已经很具体化了。我要赞扬有助于会议成功的一切国家。特别感谢苏联想出召开这个会议，并始终不懈地努力，直到签订赫尔辛基协定。

现在西方和东方国家之间的缓和已经定形了，寻求世界和平的下一个合理步骤是由第三世界国家也召开一次会议，参照赫尔辛基协定，审查它们的立场。遍布全球的第三世界国家绝不该在寻求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落伍。第三世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比工业化的国家更需要为自己保证和平。因此，现在第三世界的安全会议不但需要召开，而且需要尽快召开。

在我们寻求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区域性努力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的立场还不很清楚。据我所知，这两个国家确应属于第三世界，因为中国一向说它希望属于第三世界，而日本，尽管有高度工业发展，本质上仍属于第三世界。无论如何，因为日本的地理位置，特别因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不论东方或西方国家集团从没有真正接受它为一分子。

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阿拉伯次大陆和亚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应当非常

认真地考虑召开安全会议的建议。有了中国和日本参加这样的会议，第三世界将易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其成员国之间的问题，从而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发生的超级大国的干涉。例如，北朝鲜和南朝鲜的问题，在第三世界和平努力下将比较容易解决，因为这两个国家也都合理地属于第三世界集团。

鉴于第三世界包括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成员，拥有庞大的自然资源——例如非洲的自然资源中就有优质核原料——丰富的历史文化和革命干劲，因此，只要第三世界能够把它的努力协调起来，就非常可能通过和平方法来领导世界。

主席先生，正如我在开头时所说，我现在要以乌干达总统的身分来讨论几点问题，首先讨论一个国家的首要条件，那就是土地。

用不着说，土地是造物主给予人类的最大礼物。它的价格不能以金钱或其他测量价值的方法来估计。没有土地就没有国家，人类也就不能以我们所知道的方式生存。自古以来土地是欢乐和悲哀、团结和冲突的根源。如果从正确的远景来思索土地，所作的考虑就不分国家界线，就要具有国际性质，各国对此就应该作严肃的优先考虑、承担义务和矢志贡献。今天，世界人民对人口过剩深感忧虑，这些恐惧完全是想到究竟能够获得那种粮食和多少粮食来养活地球上不断增加的亿万人民。

就我们今天所知，粮食是土地的产物。因此，土地使用和拓殖是人类应该最优先研究的议题。在许多国家中，没有多余的地面可以用于耕种粮食，来养活本国国民，所以遭遇到严重的危险。这种人民可以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在于究竟能从一些人口较少、气候良好、土壤肥沃、因此在技术上和财务上作最少努力就有最大出产的新土地上得到多少粮食。所以很幸运拥有大片可耕地的国家就处于独特的地位。

我很高兴、也很骄傲地向这个尊严的大会报告，乌干达是处于这种独特地位的少数国家之一。乌干达认识到它对人类的道义责任把粮食分给饥饿的世界。

在这一方面，乌干达政府近来已颁布了三项法令，旨在促进最大量的生产力，更妥善地使用本国国境内的土地以及增多就业机会。乌干达幸蒙神佑，确实可以夸耀地说，它有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健康和精神饱满的人民、良好的交通工具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充分加以利用，就能造福人类，大大地有助于消除今天遍布全世界的恐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于今年年中颁布了“土地改革法”，“社区农地拓殖法”，和“自助计划项目法”。这些法令规定把所有土地都交给政府管理、分配和控制；规定所有土地作有计划的拓殖和利用，并鼓励以我们历史悠久的志愿社区劳动供应来补充金融投资的需要，从而促成社区发展。

导致土地所有权和管理法改革的理由是，要使政府能够制订适当的土地使用计划，促成最大量的生产；消除阻拦农民而鼓励懒惰和不在地主的剥削的封建毒害；和提供就业机会。在新法令规定下，现在乌干达人人都有平等机会拥有土地为了自己、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利益加以开发。全世界盼望着象乌干达这样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应该同全世界人类共享这种利益。

这些法令对乌干达的社会生活形态和经济发展发生极大的影响。虽然这些法令颁布了刚刚四个月，但是今天任何人去访问乌干达，一定会看到我国人民在开发土地从事农耕和畜牧方面，都有迅速进展。

国际社会已认识到，大多数人类今天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是人类住区问题。上面提到的乌干达颁布的三项法令也含有在国家阶层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但是应该意识到，人类住区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在国际阶层上才能得到圆满解决。因此，乌干达赞成设立一个联合国机构或计划，专门处理人类住区这个国际问题的提议。说到这里，如果要设立这样一个联合国机构或计划乌干达愿意担任这种机构的秘书处东道国。大家都知道，乌干达具有的能力和设施，不仅可以担任这样一个机构或计划的秘书处东道国，甚至还可以担任一个更大得多的秘书处的东道国。

全面开发土地资源需要大量的金融投资。如果全世界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得到乌干达自然财富的利益，那末全世界就必须准备投资于这些资源的开发。乌干达邀请有兴趣的个人、国家或国际方面参加开发这些丰富资源。我国法律保障外来的投资，我们保证这些外来投资得到公平的利润。我们完全尊重财产权是一种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保证这种权利，乌干达政府和人民严格遵守这种宪法保证；所以，当我为了恢复我国人民的天赋权利，尊严和自尊心以及使他们免受外国人无情剥削而宣布经济战的时候，我也保证对这些剥削者给付赔偿。

乌干达和有关国家正在继续进行谈判以便决定支付赔偿的应有数额、方法和方案。英国谈判人员最近已为此目的到达我国首都坎帕拉。美利坚合众国的索赔要求早已解决。这说明我们不是只愿吹嘘或空谈人权和法律，而是遵守所有这些原则并以实际的、具体的行动来支持这些原则。

乌干达从这个庄严会堂里，为了督促各殖民帝国迅速恢复迄今为止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经济权利所作的许许多多发言和决议中，得到力量，得到鼓舞。我的坚强和诚挚的意志，更因我发言所站的土地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更为增长，这个国家在我们的时代创出了一种新思想，它照耀、净化、鼓舞、支持着第三世界争取自由的努力。两百年前，美洲各殖民地反抗外国的剥削。他们要取得对自己经济的专有权利和控制。这是今天在这个大会上、在爱好和平、正确思考的各国人民组成的世界中、在国际法的讲坛上，都被接受的原则我们乌干达人民也追求着同样的目标。

我们为了争取我们的天赋权利；为了巩固我们的独立；为了收复我们的经济；为了争取在世界上的平等、尊严、正义的斗争；为了促进世界友爱的努力，以建立具有国家完全独立、不论国家大小、种族、肤色、信仰，各国自由决定其命运的一种世界秩序；为了反抗大国或技术先进国家的压迫，反抗南部非洲几个根深蒂固的反动法西斯少数政权对大多数人的奴役而作的百折不回的斗争；为了全心全意地献身于非洲、亚洲、中东的解放运动，我们遭受到帝国主义者和法西斯

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讹诈、粗俗的辱骂、商业上的排斥、经济的扼杀和背信。从我们的例子中暴露了西方那些强大国家在道德上的破产，这些国家长久以来欺骗世人，把自己装扮成和平、自由、正义的堡垒。它们通过它们强有力的新闻媒介，致力扭曲我们在国际社会心目中的形象，以掩饰它们国内的缺点，这不仅暴露了它们的虚伪，而且令它们后悔的是它们反而替我们国家、我们所坚持的真理作了空前的宣传。我们解放了我们的经济，使人民有饭吃，而英国的失业情形相反地上升，打破历来记录。我们采取措施，恢复我们的文化价值，在人民中间树立公正，而英国却必须假手于讹诈，以图淆乱视听，掩盖英国在北爱尔兰殖民地上那个互相残杀战争的可怕情况在那里受殖民统治的人民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怖中。今天，总部设在伦敦的那个机构——国际大赦社——继续高谈正义事业，但从他们的最近出版物中可以看到，他们讹诈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说这些国家侵犯人权，却不提英国及其在北爱尔兰的事。今天很难在英国感到安全感，因为时或会有炸弹爆发，炸毁教堂、学校、饭店、酒吧、火车、甚至医院。绑架和谋杀早已不会引起英国社会的惊动，因为几乎没有一个星期没有关于这种吓人事件的新闻报导。这证明了那个一度向全世界——其中四分之一是它的殖民地——夸耀为和平、自由、正义、宁静之泉的国家的堕落。国际大赦社轻易听信逃亡国外名誉扫地的罪犯口中传出谣言和谎话，使人吃惊的是，它还很满足于继续听信谣言。世界上有什么地方能看到逃亡者赞誉本国的政权或暴露自己的罪行呢？国际大赦社从不屑于进行调查，或派遣一批人到乌干达去亲自看一看。他们的报告控诉了一百多个国家。怎么能说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五的国家不遵守人人公认的标准呢？他们凭什么来评断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五的国家？国际大赦社是如此不可救药地落于时代之后，它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呢？他们自己成为出钱维持他们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从事攻讦的工具。他们希望转移那些争自由、争平等、争独立人民的视线，以颠覆世界秩序。这种阴谋诡计在乌干达没有行通。这种阴谋诡计也不为占世界社会大多数的第三世界人民所接受。

我们乌干达人民决心举起独立的大旗，并为此骄傲，好让受压迫的人民能看到，能跟随。我们谴责象罗得西亚和南非的少数政权所呈现的那一切形式的奴役和经济剥削。我们向葡萄牙的新秩序致敬，它已看到真理，并决心致力于解放它从前称为海外领土的一切殖民地。我们谴责象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中东所从事的任何形式的领土扩张。我们谴责在联合国组织中进行任何非法作为，或维持伪造的以色列国。直到一九四七年为止，从来没有以色列国，只有巴勒斯坦。殖民国家基于帝国主义的动机，从巴勒斯坦国家割出一块地，创造了以色列。因此引起反抗。假如不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将使世界陷入战火中。据今天的报导，尽管在爱好和平的埃及与伪造的以色列国之间订定了所谓的和平协议，但美国还是把威力更大的武器交给以色列，其中包括能装载核子弹头的飞弹。这不仅在中东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和恐惧，并且也对介于北方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南方的南非波尔人之间的整个非洲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和恐惧。它还加速了核冲突的机会，可能招致人类的末日。

象南非一样，以色列全然忽视联合国命令它撤出所占领的埃及、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领土的各项决议。很令人失望的，我们注意到一些大国，主要是美利坚合众国，身为这个为实现以法律、正义、和平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而成立的本组织的创始国，不仅继续支持以色列藐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并且还以威力强大的武器装备它，使它强大到能够蔑视、占据、掠夺邻国的领土。今天，如果没有美利坚合众国，就不会有以色列。

美国对以色列的固执的支持，是可悲的殖民主义的历史的产物。美利坚合众国已沦为掌握所有发展和权力工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地。他们实际上拥有所有的银行机构；主要的制造和加工工业；主要的通讯机构，并大规模地渗透了中央情报局，因而他们威胁着反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国家和人民。他们已把中央情报局变成了一个暗杀团去消灭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正义抵抗。我们从美国的新闻

机构中得知，美国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本身已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中央情报局的角色。中央情报局的最高级官员已承认这一点。象美利坚合众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受犹太复国主义者支配摆布时，我们怎能期望世界上有自由、和平与公正。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祖先创立这个“孕育于自由，奉献于人皆生而平等的主张”的国家，现在我要求美国人民把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他们的社会中排除出去，从而这个国家的真正公民可以控制他们自身的命运，并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开发他们国家的自然资源。我要求把以色列从联合国组织里驱逐出去，并消灭以色列这个国家，因而可以确保和维护巴勒斯坦的领土完整。

当这个目标获得实现时，耶路撒冷圣城将再度恢复它的神圣地位。耶路撒冷应该是而且将是基督教徒，回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可礼拜的圣地，而且在那里不许有任何军事活动。最近我荣幸地为教宗圣座所接见，在讨论时，我们都有这个看法。

我喜欢犹太人，但我不赞成犹太复国主义。在许多国家中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并不附和这个邪恶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哲学。对于这些犹太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都伸出友谊之手。实际上亚西尔·阿拉法特本人去年在第二十九届大会上就宣布，巴勒斯坦人民准备并愿意同具有一切信仰的人，基督教徒，回教徒，犹太教徒和睦地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就是巴勒斯坦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以色列拒绝了 this 提议。当数百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徘徊街头，无家可归，没有避难所，没有食物时，从美国人民的血汗和资源中榨取出来的亿万美元却被拿去援助并养肥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国继续通过号召中东和平而不规定制裁办法的决议，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民则奄奄一息终于死去。他们的希望和理性正在迅速消失之中。对我的阿拉伯兄弟们，我愿给一个兄弟般的忠告。如果他们要击败以色列，他们必须团结一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协商而就背离

这个共同目标。没有适当的协商，就引起摩擦和误解，这就对以色列大大有利了。阿拉伯人必须停止攻打阿拉伯人，这样才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们的敌人，以色列。

我愿强调，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痛恨在罗得西亚和南非实施的那种种族主义的所有形式。种族隔离和犹太复国主义一样，是人类的敌人。乌干达一心一意，要使在殖民主义少数政权下的所有非洲人民获得解放。我们对于帝国主义所要的双重标准感到困扰，它们以民主为名，掠夺越南，柬埔寨和许多其他地区，而同时在支持罗得西亚、南非和中东的压迫；他们否决接纳英勇的越南加入联合国，如同他们否决了把南非和以色列从联合国组织驱逐出去一样；他们不给和平的国家资金援助，反而在南非、罗得西亚和以色列进行大量投资。

乌干达欢迎投资者以朋友而不是以主人的身分来到乌干达，他们会发现我们是积极的、慷慨的、友好的。任何人如果对青年方案、就业方案、增产方案、免除饥饿方案和环境方案有兴趣的话，不论是对所有这些方案或个别方案有兴趣的话，他一定会对我们的改革法和我们已经制订的与继续要制订的方法，发生兴趣为这个目的，我愿重申我们是不结盟国家，因此，我们的门户对世界上任何具有我们所能接受的宗旨，方法和目标的国家或组织是开放的，欢迎它们与我们为了世界利益，而共同发展我们国家的资源。

美利坚合众国正庆祝脱离大不列颠殖民主义二百年的独立纪念，趁我还在这个国家的时候，我愿不带任何种族偏见地提到黑色美国人在这个国家的地位。虽然黑色美国人是被强迫带到这个国家来的，他在这个国家的建筑、开发和强大的经济力量方面，都出了很多力量，同其他各种族所出力量相比，如果不多，至少一样。他的贡献和他的美国同胞给他的待遇成为极鲜明的对照。黑色美国人在这个国家

已有三百年的历史，总数达三千万人以上，因此人们会期望，在这国家五十多个州长中，如果不是几个至少有一个是黑色的。以联邦政府行政方面象国务卿这种最高级决策者而言，人们希望，在美国历史上目前这个时刻，这个伟大的维护和平与自由的国家，可以洋洋得意地说，在它的决策者当中已有好几个黑色面孔了。但是，这些希望都落了空。为什么？这是一个我要留给美国人民的挑战。对于这个挑战的关注，已超越了美国的边界，因为美国已是一个超级大国。这也是我在此提到此事的原因。

当我把这个挑战留给美国社会时，我愿特别提到，在某一方面也要责备黑色美国人，因为他们自己社区据说是四分五裂。在他们的同胞持续地压制他们时这些分裂是不必要的。在乌干达，我们不遗余力地维护黑色美国人的事业。就非洲统一组织方面来说，在过去数年中我们曾主张让黑色美国人与他们的祖籍非洲认同，如同非洲其他种族对他们祖先的祖国觉得骄傲一样。

国际社会通过宣布今年——一九七五年——为国际妇女年，已献身致力于加强促进男女平等权利、权会 and 责任的行动，以保证妇女充分参与全面发展的努力，并使她们广泛地参加国际合作和加强世界和平，我很高兴地说，以乌干达而言，在我们政府领导下，我们已经在原则上和实际上，保证了男女的平等。男女有平等机会和责任，使他们能够发展他们的特殊才能和能力，去为乌干达和国际社会服务。乌干达妇女同她们的男同胞一样，有充分的权会，在各方面作出最大贡献，并且正在所有各级决策、规划及执行所有政策、方案和计划上充分有效地发挥她们的作用。我们的妇女已与社会完全打成一片了。她们完全享有发展的惠益。在这点上，我愿提及在各级行政部门都有乌干达妇女担任工作，包括在最高一级担任常任书记，此外，还有女教授、女大使、医生、律师、女商人，我们所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有妇女参加。

我们对基本人权和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信念极为强烈，因此我们已把这种信念申展到我们努力的各个方面，诸如监狱事务。我们对囚犯的看法是对他们不加惩罚，而加以改造，使他们能够成为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最大贡献的社会的有用而负责的一分子。因而，乌干达的囚犯接受了耕作和畜牧等方面的训练，在这些方面，我们监狱办理的事业成为国内最好的一些农场。他们也接受制造家具、制鞋、缝衣、打铁、炼制金属、手工艺和许多其他工业技能方面的训练。我们所获得的结果确实十分良好，大多数囚犯服刑完毕时，完全改造过来，并利用在监狱中所学得技能来谋求今后的生活。

我们乌干达人相信，最好、最实际而持久的国际合作形式是贸易。因此，我愿提醒各位代表，并通过你们，提醒你们所代表的国家，世界上最好的咖啡、棉花、茶叶、烟草、铜及许多其他形式的贸易商品，其中一些是乌干达生产的，可供国际社会购买。我希望在提议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下，乌干达象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对于占乌干达出口大部分的原料，将会获得公平的价格。

乌干达位于非洲的心脏地区，横跨赤道两旁，为世界有名的游客乐园。彩色艳丽的乡村，美丽如画；人民传统上都谦和、有礼、友好而又好客；壮伟的卡巴勒加瀑布；顶峰终年积雪的奇妙的月山，有着永不溶化的冰河；不朽的尼罗河的源头；无可伦比的壮伟的赤道森林；许许多多的湖泊和天下无匹的美丽风景；起伏连绵的山丘；特别集中在国家公园和狩猎保留区里的野生动物，包括稀有、巨大而又非常胆怯的大猩猩、珍贵的白犀牛、高贵的狮子、斑马、豹、猎豹、成群的大象、水牛、河马、大鳄鱼以及珍奇的鸟类；当地的名菜有尼罗河鲈鱼、当地出产的杜松子酒和伏特加酒混成的难以忘却的瓦拉吉；精致的乌干达传统工艺品；乌干达丰富的传统音乐、舞蹈和文化活动；赤道的灿烂的夏日阳光和清凉的山风；位于层层叠叠的翠绿葱郁山丘上的首都坎帕拉；在所有这些吸引游客的地方之外，再加上

四季宜人的气候，给旅客终身难得的经历。所有这些上帝赐予的奇妙的天然珍宝都可供全世界人士来享受。乌干达人欢迎你们和你们的同胞，到我国来并且本着国际协调和合作的精神，愿与你们共享这些天然珍宝。

非洲万岁，第三世界万岁，联合国万岁，赞美上帝，祝福我们的国家。

(基尼恩先生退下，阿明总统继续以英语发言)：

我相信你们都听懂了我用外国语所作的讲话。从前我一度是大英帝国的人民，现在我就用英文，即大英帝国的语言，很简短地总结我的讲话。我要多谢你们大家听了我的讲话，我愿代表四十六个独立的非洲成员国向你们说明，我们非洲人并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们没有歧视。我们要和整个国际社会全力合作。我们要和欧洲、亚洲、阿拉伯世界以及美国和拉丁美洲等世界各地的人民合作。我们把你们看作国际社会的成员。因此，谁都不应该对你们说，非洲人反对白种人。不是。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人员才是真正的罪犯，是偷窃别人的黄金和钻石的拦路强盗

我认为必须以阿明元帅的身份用英语同你们讲话，使你们充分了解我的意思。我要告诉整个国际社会，告诉在座的联合国成员国说，其实安哥拉人民并非反对葡萄牙人。非洲人民反对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白人政权。在世界那一部分，非洲人民是占多数，但是葡萄牙人不应当因此离开。我离开乌干达直接来到这里之前，曾经同葡萄牙政府商谈，它们现在正和设在坎帕拉的九国和解委员会进行讨论。安哥拉获得独立后，葡萄牙人可以留在那里。安哥拉人需要技术人员，他们需要医生、他们需要筑路工程师、他们需要电工，他们需要教师来教育他们。如果所有葡萄牙人或是所有白人一律离开，谁来建设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呢？

关于这一点，谁都不应该欺骗你们。 如果你们阅读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刚才替我向你们宣读的讲话你们可从那里看到一些事实：武装部队各部门里都有英国人正接受招募，进行宣誓。 在黑人非洲的所有国家中，乌干达是第一个拥有超音速飞机女飞行员和女飞行大队的国家。

所以，我只要简单地告诉你们，就是南部非洲各种族主义政权也不应该逃走。他们不必害怕我们在解放南部非洲之后，就会把他们杀害或投到海里。 不会的，因为南部非洲人民需要可以同他们合作的人，不过他们在当地占多数，他们要掌握这个国家。 他们要做自己国家的主人。 因此，当地欧洲人可以做他们的顾问。 就是我自己也在总统府里设有意大利顾问。 我有英国顾问。 我有德国人；我有美国人，我有世界各地的人——亚洲人、阿拉伯国家的人、拉丁美洲的人——同我合作。

你们各位代表务必告诉你们的同胞，我要你们告诉他们，而且我自己也要游历世界许多地方。 正如我的常驻代表所提到的，我希望许多人被征聘。 我希望新独立国家得到医生、工程师、教师、电工、采矿工程师等等帮助发展这些国家。 我们有许多种丰富的自然资源。 我们有黄金，许多国家没有。

今天欧洲，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能够利用卫星探出地下的矿物。 但是我们非洲国家没有钱进行这个工作。 我们需要援助。 因此，凡是具有这种探矿方法的国家必须援助非洲。 我是代表非洲统一组织全体成员国而不仅是代表乌干达向你们讲话。

你们不应听信任何谣言。 如果你们希望确实知道任何非洲国家现状，应该自己去看看。 有些人也许胡言乱语，造成误解，甚至散布谣言，说什么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很坏。 它们的关系并不坏，而且极好。 人民都很快乐。 我要告诉你们这一点。

而且，如果你们希望知道有关非洲的任何事情，设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统一组织办事处是对你们开放的。我们有一位秘书长；我自己是主席，我的办公室每天二十四小时开放。你们可以在那里得到你们希望知道的任何消息。但是你们不该听信任何谣言。非洲问题将由非洲解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也致力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团结，这种团结不久就要实现。

总而言之，不要怕非洲，要和非洲十分友好；当你们来到非洲的时候，必须知道你们来交谈的对方也是有头脑的人，他们会对你很友善。今天非洲人民都懂得并且能做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可以做的事情。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的几点意见已经讲完，多谢你们。

主席：我愿代表大会感谢乌干达共和国总统阁下刚才的讲话和他送交大会的讲词。我们体会到两项讲话的重要性。

我请各位代表不要离开席座，而由秘书长和我陪同乌干达总统离开大会堂。

同时，我请突尼斯代表在这次会议所余时间内，代行主席职务*。

乌干达总统哈吉·伊迪·阿明·达达元帅阁下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主席：因为时间已晚，征得要在本次会议上发言各代表团团长的同意，决定请他们在另一次会议上发言。

下午六时四十五分散会。

* 副主席沙提先生（突尼斯）代行主席职务。